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6.014

湖北宜城方言变韵探究

胡 伟¹, 刘新红²

(1.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湖北宜城方言存在大量的变韵现象。宜城方言的D变韵是因“家”字的合音而成;其Z变韵表现为一个颤音r,无U化的倾向;其Z变韵处于该类变韵的早期阶段,早于襄阳方言、河南中北部和山西南部的Z变韵;儿化韵表现为一个舌尖卷舌的无擦通音,“儿”字已经融入前字的韵母,属于融合型。宜城方言的儿化韵有指小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有表亲切的感情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大多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或状态的持续;动词重叠变韵表示完成且带有一种责难、批评和埋怨的语气;不及物动词变韵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表达祈使、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句子的体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不是后缀,应称为体黏附语素。人称代词方面,宜城方言的人称代词变韵具有表复数意义的功能;指示代词变韵方面,“D”的功能相当于量词“个”。

关键词: 宜城方言; D变韵; Z变韵; 儿化韵; 变韵格局

中图分类号: H1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6-0103-08

引用格式: 胡 伟, 刘新红. 湖北宜城方言变韵探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6): 103-110.

On the Rhyme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of Hubei Province

HU Wei¹, LIU Xinhong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Yicheng Dialect is distributed by rhyme variation. Z rhyme variation is facilitated by merging “jia” into the preceding rhyme. Z rhyme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is symbolized by trill r, with no indication of labialization. Z rhyme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which precedes its counterparts in Xiangyang Dialect and the dialects in the northcentral part of Henan Province and the southern part of Shanxi Province. Er suffixation is manifested as an approximant, merged into the preceding rhyme, representing a fusion model. It performs as diminutive suffix, expressing the affection with a colloquial style. Verb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symbolizes perfection and proceeding of action or continuity of state. Doubling rhyme variation in verb represents perfection

收稿日期: 2020-10-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濒危瓦罕塔吉克语句法研究”(20BYY194); 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濒危瓦罕塔吉克语代词性附着语素的历史语言学研究”(XSP20YBZ142)

作者简介: 胡 伟(1980—), 男, 湖北宜城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语音学、音系学、少数民族语言; 刘新红(1987—), 女, 湖南冷水江人, 湖南工业大学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with the tone of censure, criticism, and complaint. Rhyme variation of intransitive verb, which is sponsored by modal particles, implies imperative, command and consultation. The D of verb variation in Yicheng Dialect, which is configuration particle in syntactic level other than suffix, indicates aspect information of sentence and can be labeled as aspect clitic. Personal pronouns in Yicheng Dialect have the function of expressing plural meanings; in terms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D rhyme variation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 functions as classifier equivalently.

Keywords: Yicheng Dialect; D rhyme variation; Z rhyme variation; Er suffixation; rhyme variation pattern

宜城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汉江中游。东界随州、枣阳, 南接钟祥、荆门, 西邻南漳, 北抵襄阳。该市现下辖 10 镇 4 乡 3 个街道办事处, 人口约 56 万人。宜城方言属于西南官话鄂北片。关于宜城方言变韵的研究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宜城方言的颤音方面。有关宜城方言颤音的研究有李宇明、周继圣、谭麟、王群生、胡伟^[1-5]等。以上研究集中介绍了宜城方言的颤音现象并描写了宜城方言颤音的声学特征, 并未系统地探讨宜城方言的变韵现象。

一 宜城方言的声韵调特点和语音特点

宜城方言共有 18 个声母, 32 个韵母, 4 个声调。

(一) 声母

宜城方言共有 18 个声母, 包括零声母, 具体如下:

p 步布别巴波	p' 怕皮盘爬菩
m 米门美马买	f 房符松纯刷
t 到道舵大肚	t' 太泰探替叹
l 奶懒垒哪老	ts 扎砸直增蒸
ts' 仓昌从锄柴	s 散扇僧生常
k 贵跪故过界	k' 看去裤快抗
x 红胡盒蟹鞋	te 机将尖精揪
te' 枪签秋期轻	c 香先修西星
z 忍绕软润人	ø 闻袄硬运日

(二) 韵母

宜城方言共有 32 个韵母, 具体如下:

ɿ 资知词吃丝	i 第提离笔鱼
u 不仆睦福读	o 鹅罗活驼各
e 特墨舌色白	a 爬麻查拔扎
ə 个歌哥戈了	ia 夹掐瞎丫价
ie 接别蔑雪月	io 药约学确略
in 云赢银行停	ai 呆崖苔埋帅
au 熬猫扫炒草	an 烦蛮谈男团

aŋ 唐房狼王尝	ui 鬼嘴悔葵亏
ei 腿美对水尿	ua 抓挖蛙瓜花
un 魂横坤春棍	ən 吨登更分奔
əu 区抠收钩觔	əŋ 风嘴蒙棚东
ər 儿日二而耳	oŋ 公空轰中冲
iau 要谣瓢嚼聊	iəu 刘流牛闷揪
ian 烟偏天奸鲜	iaŋ 杨强犟祥阳
ioŋ 用胸穷雄熊	uai 歪外坏怪快
uan 玩船管款晚	uaŋ 黄状撞晃逛

(三) 单字调

宜城方言共有 4 个声调(不包括轻声), 即: 阴平 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412

宜城方言两字连读, 前字一般会发生变调, 其规律如下: (1) 前字调为阴平, 后字调为上声时, 前字阴平变为 21 调; (2) 前字调为阳平, 后字调也为阳平时, 前字阳平变为 34 调; (3) 前字调为去声, 后字调为阴平、上声时, 前字去声变为 42 调; (4) 前字调为去声, 后字调为阳平、去声时, 前字去声变为 34 调; (5) 后字调为去声时, 表现为 41 调。

二 宜城方言的名词变韵和动词变韵

宜城方言变韵情况比较复杂, 可分为名词变韵、动词变韵和代词变韵等。本文将 D 变韵、Z 变韵、儿化韵等放在名词变韵的范围下探讨。

(一) D 变韵

宜城方言存在 D 变韵, 如: 邬 D 冲 uia¹³ ts' oŋ¹³、肖 D 堰 cia¹³ ian⁴¹、丁 D 营 tiā¹³ in¹³。宜城方言里的名词 D 变韵例子较少, 仅存在一些残留情况。D 变韵母一般适用于小地名、处所、动词、形容词、副词、象声词^[6]。河南境内地名的变韵合音成分是“家”, 如“毛 D 庄儿”, 实际上是“毛家庄儿”。“家”字弱化, 与前字合音并导致变韵^[7]。经笔者考察, 宜城方言的 D 变韵情况与河南境内各方言 D 变韵

情况一致,也是因合音而成。宜城方言的D变韵地名集中在对小地名的表达上,这些小地名例词中间都可以增加一个“家”字,如:邬家冲、肖家堰、丁家营。宜城方言还有一种非地名的D变韵,如:人D **nia**。D仍是“家”字的弱化,但与地名无关,仅表示第三人称指代,如,“不要操心人D,人D学习多好”。因“人D”中的**n**的来源缺乏可靠的解释,宜城方言中的**nia**可能借贷自关中方言^[8-9]。关中方言“人家”合音音节里的声母是上古汉语“人”字声母的存留。因为“人”字中古在日母,依王力的观点,其声母的演变规律是:先秦至隋唐**n**,五代至元**r**,明至现代**ʔ**^[8, 10]。与河南境内各方言D变韵的过程相比,宜城方言的D变韵过程相对简单:保留“家”字的韵母**ia**,与前字合音;前字的韵母删除,声母保留;若前字的韵母含韵尾**n**或**ŋ**,合音后的**a**鼻化;若前字无声母,仅有一个韵腹(**i**、**a**、**u**、**o**或**e**),则保留此韵腹并与**ia**合音。宜城方言名词D变韵一般不引起变调,合音后的韵保留前字的声调,后字“家”的声调完全被删除。

宜城方言的D变韵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动词变韵,为避免重复,D变韵中的动词变韵将在后文统一讲述。宜城方言很少有形容词、副词和象声词的D变韵。

(二) Z变韵

Z变韵,即子变韵,是以韵母和声调的变化表示类似普通话“子”尾意义的一种构词法^{[11]215}。子变韵较常见于晋南豫北的晋语区。宜城方言也有较为丰富的Z变韵,如:

巴 Z	par ¹³	扳 Z	panr ¹³	缸 Z	kaŋr ¹³
麸 Z	fur ¹³	蒿 Z	xaur ¹³	蛮 Z	manr ⁴²
棚 Z	p'əŋr ⁴²	厨 Z	ʈʂ'ur ⁴²	桌 Z	ʈsor ⁴²
桔 Z	tɕir ⁴²	膀 Z	paŋr ⁵⁵	板 Z	panr ⁵⁵
底 Z	tir ⁵⁵	靶 Z	par ⁵⁵	薯 Z	fur ⁵⁵
杠 Z	kaŋr ⁴¹	担 Z	tanr ⁴¹	钵 Z	por ⁴¹
篲 Z	pir ⁴¹	个 Z	kər ⁴¹		

宜城方言的Z变韵与晋南豫北地区的表现不同,没有U化的倾向,而是表现为一个颤音r,可称之为颤音化变韵。宜城方言的颤音r不能独立存在也不能出现在词首位置,当“子”音独立存在或出现在词首时,无法发成颤音。宜城方言的颤音r不是独立音节,只是前音节的黏附成分。颤音

r双音节样本词的前音节承载重音,颤音r不承载重音。时长是宜城方言重音的主要物理相关物,能否承载重音是颤音r是否发成颤音的前提条件,颤音r只能在轻声条件下发成颤音^[5]。

王福堂把Z变韵的情况分为三种:拼合型、融合型和长音型。拼合型是指“子”尾与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成子变韵后,“子”处于韵尾位置,可以在语音上和韵腹元音区分开来;融合型即“子”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韵母,“子”尾在其中已经无法辨认出来;长音型即“子”尾音节的声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融入前一音节,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12]。按照王福堂先生的分类,宜城方言的Z变韵属于融合型,但又与上述分类有所不同;宜城方言的Z变韵中的“子”处于韵尾位置,可以和韵腹分开,且保留了一定的音长。关于融合型是否保留音长的问题,王福堂先生没有提到,但从山西闻喜方言,郑州荥阳、广武方言和开封方言的例子来看,融合型的“子”尾没有音长延长的问题^[13]。因此,宜城方言的Z变韵的“子”尾可以看成融合型的一个特例。

综合宜城方言、襄阳方言(主要指现襄州区、襄城区和樊城区的方言,不包括现襄阳市所辖的南漳、保康、谷城、老河口、宜城、枣阳等县市的方言)、河南中北部方言和山西南部方言关于Z变韵的描写材料,笔者建立了一系列Z变韵的过程。宜城方言的Z变韵表现为一个颤音r;襄阳方言的Z变韵表现为闪音r或边音l;河南中北部方言如浚县、开封、封丘、长葛、荥阳等的Z变韵系统比较一致,大都走U化的路子^[13-15];而山西南部如运城等地的Z变韵则表现为长音和变调^[16]。这些共时的材料并非孤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内部有一定的联系和先后顺序,犹如同一个水平面的地层,不同的地段所代表的地质年代会有所不同。这些共时的变韵证据只是变韵的历时过程的共时化,其内部有很强的规律性。拉波夫就主张用共时变异来研究历时演变^{[17]27},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现在来解释过去,共时语音变异蕴含着历时演变的动因、过程 and 方向。因此,共时层面上的各个方言的Z变韵的类型很有可能蕴含着历时层面上Z变韵的演化阶段和方向。

回到王福堂先生对Z变韵的分类,笔者发现,

宜城方言的颤音化变韵只能非常勉强地被分到“融合型”：“子”作为一个黏附的音段占据前字韵尾的位置，可以在语音上与韵腹主元音区分开，却保留了自身的音长。因此，笔者认为，宜城方言的颤音变韵应该是融合型变韵的前奏，其变韵发生的时间晚于“拼合型”但早于“融合型”变韵。从频谱上看，宜城方言颤音的平均颤动次数是二到四次，而襄阳方言闪音在发音时只颤动一次，颤音发音时长比闪音要长。因此，襄阳方言的Z变韵是比宜城方言更靠近“融合型”变韵的一种范例。河南中北部方言的Z变韵多表现为U化韵，U化韵属于“融合型”，即后音节的特征融入前音节的整个韵母，在语音上与韵腹主元音不能区分开。山西南部方言如运城方言和闻喜方言的Z变韵则表现为“长音型”，即“子”尾音节的声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融入前一音节，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王洪君指出，汉语的合韵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两个普通音节；第二，一个普通音节加一个轻声音节；第三，一个长音音节；第四，一个普通音节^{[11]201-203}。显然宜城方言和襄阳方言的Z变韵处于第二阶段，且襄阳方言更靠后；山西南部方言的Z变韵处于第三阶段；而河南中北部方言大都处于第四阶段。

综上，笔者认为，方言的Z变韵一般经历了弱化、颤音化、闪音化或边音化、长音化和U化这几个阶段。弱化是Z变韵的开始，颤音化是初级阶段，而U化则是Z变韵的较高级阶段。具体如图1所示：

tsɿ → tsə → r → r/l → : → U

图1 方言Z变韵的阶段

关于方言的Z变韵是否属于词缀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说：“（汉语词缀）不单用，但是活动能力强，结合面较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之前，或别的语素之后，或两个语素之间。这是所谓‘前缀’、‘后缀’、‘中缀’，可以总的称为‘词缀’或‘语缀’。”^{[18]55-56} 吕叔湘指出了词缀的黏附性、定位性、能产性、轻声性等特点，也注意到了词缀在能产性和轻声性方面的限制，因为能产和轻声特点只适用于部分词缀。

王力指出，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短语或句

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者叫做词缀^{[10]504}。这表明词缀具备以下特点：（1）词缀具有黏附性。词缀必须附着于其它成分之上。（2）词缀具有定位性。特定的词缀只能附着在词根的前面或后面。（3）词缀能标示词性。词缀可以用来标明词根的性质。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明确解释了词缀的特征：“词缀都是定位语素……我们管前置的词缀叫前缀，营后置的词缀叫后缀……其次，真正的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关系，没有意义上的关系。”^{[19]28-29} 这就是说，词缀的两个特征是定位性和黏附性。

马庆株指出词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词缀分布特征具有定位性，不定位的不是词缀。（2）词缀的语义特征具有范畴义，除了由虚词发展而来的词缀，其余词缀的意义都不是该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只能是后起的引申义。（3）由词缀构成的词的结构特征具有模糊性，其内部结构特征只能说是黏附关系。（4）词缀有易变性^[20]。

朱亚军认为汉语词缀具有以下特点：（1）位置的固定性。词缀必须是定位的虚词素，它只能放在其它词素之前或之后。（2）语义的类属性。汉语词缀的类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词缀具有类义功能，即词缀的范畴义；二是指词缀可以决定词的语法属性，即或肯定原词根所反映的词性，或改变原词根的词性。（3）构词的能产性。能产性是指词缀在构造新词时具有一定的类化作用，一个词缀可以孳生大量的新词，除了某些叠音后缀不具备类化作用外，汉语里几乎看不到只依附于一个词根上的词缀。（4）结构的黏附性。词缀黏附于词根之上，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它们之间一般不能插入其它成分，否则，不宜算作词缀，起码不宜算作十足或典型的词缀。（5）语音的弱化性。由于词缀原来的主要词汇意义已消失，它的读音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汉语中绝大多数词缀已不能构成重读音节了，其读音或多或少地弱化了^[21]。

综合以上学者的讨论可以看出，定位性与黏附性作为词缀特征，得到诸位著名学者的一致认同；语义的类属性也常被提及。因此笔者认为黏附性、定位性和类属性可作为词缀的主要特征，三者分别表明了词缀的性质、位置和作用。而词缀在构

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都只能算是词缀的次要特征。原因有两点: 首先, 这些特征都可以从词缀的主要特征推导出来。比如, 词缀的黏附性导致词缀本来的词汇意义消失, 使它的读音受到一定的影响, 最终部分词缀在语音方面表现为轻声。其次, 并不是所有的词缀都能表现出构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比如, 王洪君、富丽认为词缀、类词缀(即意义的虚实介乎词根和词缀之间的语素)和助字的组合能力都很强, 但词缀的新生类推潜能极弱, 甚至弱于一般词根。与之相对的是, 类词缀的新生类推潜能却很强, 以致统计出的搭配频率总赶不上变化^[22]。这表明并不是所有词缀都拥有能产性。部分词缀, 如“子”后缀在现代汉语中已丧失了类推构造新词的能力, 作为历史造词的遗留, 成为凝固词语。部分词缀, 如“化”“家”等在语音方面也没有表现为轻声。这表明轻声并非语素成为词缀的充分条件, 也非必要条件^{[23][129]}。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宜城方言的 Z 变韵虽然已不具备能产性, 但仍是构词的成分, 属于词缀, 至少是类词缀。宜城方言的 Z 变韵丰富了词缀的表现形式, 增加了方言词缀的类型。

(三) 儿化韵

宜城方言有大量的儿化现象, 经调查, 此方言 32 个韵母均可儿化, 形成儿化韵。以下是部分儿化韵的例子。

花儿 xua ¹³	鸡儿 tɕi ¹³	狗儿 kəu ⁵⁵
兔儿 t'u ⁴²	猪儿 tsu ¹³	娃儿 ua ⁴²
板儿 pa ⁵⁵	棚儿 p'əŋ ⁴²	桌儿 tsɔ ⁴²
锅儿 ko ¹³	猫儿 mau ⁴²	坨儿 t'o ⁴²

宜城方言的儿化韵表现为一个舌尖卷舌的无擦通音, 记作 ɻ。从频谱上, 我们无法将前字韵母与儿化部分做适当的切分, 且儿化韵不影响韵母时长, 因此, 宜城方言的“儿”已经融入前字的韵母, 属于融合型。

从特征扩散的角度看, 宜城方言儿化韵的“儿”字很有可能将 [+卷舌] 特征向左扩散给了前字的韵母, 然后在特征层级的根节点将自身特征值 [-前部]、[+卷舌] 等删除。宜城方言的儿化韵有指“小”的功能, 在很多情况下, 有表亲切的感情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王洪君把北方儿

化的合音分成 6 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 两个音节阶段, 即合音尚未开始的阶段; 第二, 一个半音节的阶段, 这是合音的第一步, 后字声音弱化; 第三, 长音节阶段; 第四, 长度正常的特殊音节阶段(上); 第五, 长度正常的特殊音节阶段(下); 第六, 正常单音节阶段^{[11][201-210]}。若以王洪君的划分为标准, 宜城方言的儿化韵处于第六阶段, 即正常的单音节阶段。

(四) 其他名词变韵

除了 D 变韵、Z 变韵、儿化韵, 宜城方言还有一类名词变韵, 参与变韵的都是实词, 如:

黄苗 xuā ⁴²	miau ⁵⁵
俩娃儿 lia ⁵⁵	ua ⁴²
义工 iu ⁴¹²	koŋ ¹³
新饭 ɕiān ¹³	fan ⁴¹

宜城方言的这种名词变韵是在语速较快时由连读产生的, 以上例词均有其对比形式。如下所示:

黄花苗 xua ⁴²	xua ¹³	miau ⁵⁵
女伢娃儿 ni ⁵⁵	ia ⁴²	ua ⁴²
义务工 i ³⁴	u ⁴²	koŋ ¹³
新鲜饭 ɕin ¹³	ɕian ¹³	fan ⁴¹

以上对比例表明, 宜城方言的这种实词变韵是一种语流变韵。较快的语流导致第二个字的读音弱化, 声母脱落, 并最终合并到前字的韵母, 造成变韵。其演变过程如图 2 所示(以女伢娃儿 ni ia ua⁴² 和新鲜饭 ɕin ɕian fan 为例):

底层	ni ia ua ⁴²	ɕin ɕian fan
鼻化	不起作用	ɕiŋ ɕian fan
次字声母脱落	ni a ua ⁴²	ɕiŋ ān fan
首字韵尾脱落	不起作用	ɕi ān fan
合音	nia ua ⁴²	ɕi ān fan
表层	nia ua ⁴²	ɕi ān fan

图 2 宜城方言实词变韵的线性推导

(五) 动词变韵

宜城方言有大量的动词变韵。该方言中的动词变韵现象涉及及物动词变韵、重叠变韵和不及物动词变韵。及物动词变韵的例句如(1)至(12)所示。

(1) 我吃 D 三个馍馍。o⁵⁵ ts'ɛ⁴² san¹³ gə⁴¹ mo⁴².

(2) 他把车子骑 D 走了。t'a¹³ pa⁵⁵ ts'ɛ¹³ tɕ'ɛ⁴² tsəu⁵⁵ lə⁰.

(3) 小李呢, 早都死 D 走了。ɕiau⁵⁵ li⁵⁵ le⁰, tsau⁵⁵ təu⁰ se⁵⁵ tsəu⁵⁵ lə⁰.

(4) 下一个就轮 D 你了。ɕia⁴² i⁰ gə⁰ təu³⁴ lɛ⁴² li⁵⁵ lə⁰.

(5) 小张把娃子送 D 学校去了。ɕiau⁵⁵ tsəŋ¹³ pa⁵⁵ ua⁴² feŋ⁴¹² ɕio⁴² ɕiau⁴¹ ki⁴¹ lə⁰.

(6) 放心, 车不的没见, 我一直坐在门口瞄 D 在。faŋ⁴² ɕin¹³, ts'e¹³ pu⁴² te⁰ mei¹³ tɕian⁴¹, o⁵⁵ i¹³ tsɿ¹³ tso⁴¹ tsai⁰ mən⁴² k'əu⁵⁵ miaue¹³ tse⁰.

(7) 挨 D 边起走。aɛ¹³ pian¹³ tɕ'i⁰ tsəu⁵⁵.

(8) 快点, 我一直等 D 你在。k'uai⁴¹ tian⁰, o⁵⁵ i¹³ tsɿ¹³ tənɛ⁵⁵ li⁵⁵ tse⁰.

(9) 我看见他了, 穿了个蓝褂子, 背上背 D 两袋米。o⁵⁵ k'ā:n⁴¹² t'a¹³ lə⁰, ts'uɛ¹³ gə⁰ lan¹³ kua⁴¹, pei⁴¹ saŋ⁰ pe¹³ lian⁵⁵ tai⁴¹ mi⁵⁵.

(10) 没的车坐, 走 D 去的。mei⁵⁵ tə⁰ ts'e¹³ ts o⁴¹ tsəue⁵⁵ ki⁴¹ ti⁰.

(11) 死 D 床上在。se⁵⁵ tsuaŋ⁴² saŋ⁰ tse⁰.

(12) 卧 D 房屋里在。oɛ⁴¹² faŋ⁴² u⁰ li⁰ tse⁰.

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具有时体意义, 大多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状态的持续。如, “我吃三个馍馍”中的“吃 D”, 以及例(2)、例(3)中的“骑 D”“死 D”等变韵词, 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吃了”“骑了”和“死了”, 表示动作的完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例(2)和例(3)“骑 D 走了”“死 D 走了”, 这种方言在“骑 D”“死 D”等表达后面还可以另加动词, 动词后面还可以加“了”, 组成“V D V 了”结构。这种现象在宜城方言中比较常见, 用以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对现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他吃 D 吃了, 玩 D 玩了, 都没留下一句好话”这句话表明说话人对施动者或体验者有一种正面预期, 但结果恰好与预期相反, 因此施动者或体验者的动作或经历的事情实际上对说话人目前的状态或评价造成了负面影响。再比如, “老张死 D 死了, 还阴魂不散”。老张作为体验者已死亡, 但其仍“阴魂不散”, 显然, 老张的死亡对目前的状态造成的影响或评价是负面的。例(4)~(7)中的“轮 D”“送 D”“瞄 D”“挨 D”“等 D”相当于“动词+到”。“轮 D”和“送 D”表示前一动作的终止; “瞄 D”“挨 D”“等 D”的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盯着”“沿着”和“等着”, 表示动作的持续和进行。例(9)(10)中的“背

D”“走 D”相当于普通话的“背着”和“走着”。“背 D”表示动作的进行, 而“走 D”则表示动作进行的方式, 因为“走 D 去的”的意思是“走路过去的”。例(11)(12)中的“死 D”“卧 D”相当于“死在”和“卧在”, 表示状态的持续。需要注意的是, 例(3)和例(11)中的“死”并无“死亡”之意, 只是当地人一种表示厌恶或戏谑的说法。

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还有一种动词重叠变韵, 具体例句如(13)至(16)所示。

(13) 大晚上还在外头跑 D 跑的, 出事了咋搞? ta⁴¹ uan⁵⁵ saŋ⁰ xai⁴² tsai⁴¹ uai⁴¹ t'əu⁰ p'auɛ⁵⁵ p'au⁵⁵ ts'u⁴² sɿ⁴¹ lə⁰ tsə⁵⁵ kau⁵⁵.

(14) 我都做好了, 哪还要你去弄 D 弄的啥! o⁵⁵ təu¹³ tsəu⁴² xau⁵⁵ lə⁰, la⁵⁵ xai⁴² iau⁴² li⁵⁵ ki³⁴ lɛ⁴¹² ləŋ⁴² ti⁰ sa⁰.

(15) 一天到晚蛮头转 D 转的, 不干正事儿。i⁴² t'ian¹³ tau⁴² uan⁵⁵ man⁴² t'əu⁰ tsuã⁴¹² tsuan⁴¹ ti⁰, pu⁴² kan³⁴ tsən⁴¹ sɿ⁰.

(16) 都八九岁了, 莫整天在外头疯 D 疯的。təu¹³ pa⁴² tɕiəu⁵⁵ fei⁴¹ lə⁰, mo⁴² tsən⁵⁵ t'ian¹³ tsai³⁴ uai⁴² t'əu⁰ fɛ¹³ fəŋ¹³ ti⁰.

动词重叠变韵与一般的动词重叠有很大的不同。首先, 动词重叠变韵表完成, 这与其他动词变韵所表达的意义相同; 其次, 动词重叠变韵带有一种责难、批评和埋怨的语气。比如例(13), 就是 A 批评 B 不该在大晚上出去转悠, 例(14)表达了 A 对于 B 重复自己的劳动的不满。同理例(15)和(16)都暗示着说话者的不满和责难。若仅仅是重叠, 则无法表达出这种语气色彩。

宜城方言还有一种不及物动词变韵, 所谓不及物, 即动词后无宾语或其他补充成分。如例句(17)至(20)所示。

(17) 给 D, 拿去买个馍馍。ke⁵⁵, la⁴² ki⁰ mai⁵⁵ gə⁰ mo⁴² mo⁰.

(18) 天道暗了, 走 D! t'ian¹³ tau⁰ an⁴¹ lə⁰, tsɛ⁵⁵!

(19) 扯 D, 咋可能呢! ts'e⁵⁵, tsə⁵⁵ ko⁵⁵ lən⁴² le⁰!

(20) 是 D? 妈! sa⁴¹²? ma¹³!

不及物动词变韵, 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给 D”“走 D”“扯 D”“是 D”分别相当于“给你

吧”“走吧”“胡扯吧”“是吗”等意义,表达祈使、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

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句子的体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而非形态层面的构词成分,这一点与名词变韵不同。因此,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不是后缀。鉴于“D”表现出的时长短,音强短,响度低且不能独立存在的现实情况,笔者倾向于将动词变韵的“D”称为体黏附语素。

(六) 代词变韵

宜城方言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代词变韵。代词变韵主要分为两种,人称代词变韵和指示代词变韵。以下列出的是部分代词变韵的例证。

(21) 我 D 走! uən⁵⁵ tsəu⁵⁵!

(22) 你 D 去哪去啊? lən⁵⁵ k'i⁴¹² la⁵⁵ k'i⁰ a⁰?

(23) 他 D 在吧? tən¹³ tsai⁴¹ pa⁰?

(24) 这 D 娃子坏得很! tsɛ⁴¹² uar⁴² xuai⁴¹ ti⁰ xən⁵⁵.

(25) 那 D 事儿惹上了都是个麻烦! lɛ⁴¹² sɿ⁴¹ zɛ⁵⁵ saŋ⁰ lə⁰ təu¹³ sɿ⁴¹ gə⁰ ma¹³ fan⁰!

(26) 哪 D 说的啥? lɛ⁵⁵ so⁴² ti⁰ sa⁰?

人称代词变不变韵区别是很大的,如“我走 o⁵⁵ tsəu⁵⁵”只表示“我一个人走”,而“我 D 走! uən⁵⁵ tsəu⁵⁵”则表示“我们走”。同样,“你 D”表示“你们”而“他 D”表示“他们”。由此可见,宜城方言的人称代词变韵具有表复数意义的功能。

指示代词变韵方面,“这 D”表示“这个”,“那 D”表示“那个”,而“哪 D”表示“哪个”。“D”的功能相当于量词“个”。指示代词变韵在北方方言中比较普遍,如北京话也经常把“那 na”说成“nei”,实际上也是一种变韵。

值得注意的是,宜城方言去声的各类变韵的声调都没有改变,保持了基调 412 的调型和调值。而在非变韵的情况下,去声做前字,阴平、上声做后字时,前字去声变为 42 调;去声做前字,阳平、去声做后字时,前字去声变为 34 调;去声做后字时均表现为 41 调。按照非线性音系学的理论,声调和载调单位处于不同的音层,载调单位发生删除、增加、融合时,声调调值可以保持不变,并在后期的操作中,重新连接到已经改变并且稳定了的载调单位上^{[24]30-52}。如果把 412 看成 HLH 调,则可以用图 3 来解释(以“弄 D ləŋɛ”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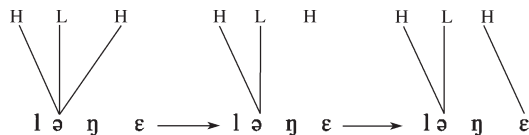


图 3 宜城方言变韵的声调

去声字受后字的影响,凹形调调尾脱落,变成 41 或 42 调, H 漂浮。后字由于变韵,失去了自己的声调,在这种情况下,与漂浮着的 H 调相连,形成 HLH 调。去声看似没有变调,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变调和调值与载调单位重配的过程。

三 总结

宜城方言变韵可分为名词变韵、动词变韵和代词变韵等。

宜城方言的 D 变韵情况与河南境内各方言 D 变韵情况一致,也是因合音而成,经考察,合并对象为“家”字。宜城方言的 Z 变韵表现为一个颤音 r,无 U 化的倾向,河南中北部方言的 Z 变韵多表现为 U 化韵;宜城方言的 Z 变韵处于一个普通音节加一个轻声音节时期,这是 Z 变韵的早期阶段,早于襄阳方言、河南中北部和山西南部方言的 Z 变韵。这是因为方言的 Z 变韵一般经历了弱化、颤音化、闪音化或边音化、长音化和 U 化这几个阶段。弱化是 Z 变韵的开始,颤音化是初级阶段,而 U 化则是 Z 变韵的较高级阶段。笔者认为黏附性、定位性和类属性可作为词缀的主要特征,三者分别表明了词缀的性质、位置和作用,而词缀在构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都只能算是词缀的次要特征。因此,宜城方言的 Z 变韵虽然已不具备能产性,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仍属于词缀的事实。宜城方言的儿化韵表现为一个舌尖卷舌的无擦通音,“儿”已经融入前字的韵母,属于融合型。该方言的儿化韵有指小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有表亲切的感情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宜城方言其他名词的实词变韵是语流变韵。较快的语流导致第二个字的读音弱化,声母脱落,并最终合并到前字的韵母,造成变韵。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大多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状态的持续;动词重叠变韵表完成且带有一种责难、批评和埋怨的语气;不及物动词变韵,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表达祈使、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人称代词

方面,宜城方言的人称代词变韵具有表复数意义的功能;指示代词方面,“D”的功能相当于量词“个”。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句子的体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不是后缀。鉴于“D”表现出的时长短,音强短,响度低且不能独立存在的现实情况,笔者倾向于将动词变韵的“D”称为体黏附语素。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鄂豫方言中的颤音[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4, 23(5): 121-125.
- [2] 周继圣. 宜城话中的成音节颤音[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 24(1): 137-142.
- [3] 谭麟, 王群生. 湖北方言有颤音r[J]. 荆州师专学报, 1984, 7(1): 14-20.
- [4] 王群生. 湖北方言的颤音[J]. 语言研究, 1987, 7(2): 116-122.
- [5] 胡伟, 刘新红. 湖北宜城方言“子”颤音的实验语音学分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6): 103-110, 117.
- [6] 贺巍. 获嘉方言韵母的分类[J]. 方言, 1982, 4(1): 22-36.
- [7] 张娟. 河南和山西方言中的Z变韵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5.
- [8] 孙立新. 关中方言“人家”的合音及其用法[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 25(1): 56-62.
- [9] 孙红举. 论汉语合音现象的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0(1): 115-124, 175.
- [10]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504.
- [11] 王洪君.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2] 王福堂.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9: 140.
- [13] 张慧丽. Z变韵从长音型到融合型转化进程初探: 以淇县、封丘方言为例[J]. 语言科学, 2012, 11(3): 301-309.
- [14] 辛永芬. 河南浚县方言的动词变韵[J]. 中国语文, 2006(1): 45-53, 96.
- [15] 辛永芬. 河南浚县方言的子变韵[J]. 方言, 2006, 28(3): 245-254.
- [16] 张慧丽. 汉语方言变韵的语音格局[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1.
- [17] LABOV W.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1 Internal factors[M]. Oxford: Blackwell, 1994: 27.
- [18]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55-56.
- [19]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8-29.
- [20]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 范围与分类[J]. 中国语言学报, 1992(6).
- [21] 朱亚军.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J]. 汉语学习, 2001(2): 24-28.
- [22] 王洪君, 富丽. 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J]. 语言科学, 2005, 4(5): 3-17.
- [23] 陆志韦. 汉语的构词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129.
- [24] GOLDSMITH J. Autosegmental Phonology[M]. New York: Garland, 1976: 30-52.

责任编辑: 陈璐